

赫拉巴尔 01
河畔小城

一缕秀发

Postřiziny

[捷克]

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

著

万世荣

译

Kravině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一缕秀发

[捷克] 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 著
万世荣 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缕秀发 / (捷克) 赫拉巴尔著 ; 万世荣译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4. 2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56 - 8

I. ①一… II. ①赫… ②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捷克—现代 IV. ①I52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482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1 - 2012 - 5838

Bohumil Hrabal: Posřžiny © 1976 Bohumil Hrabal Estate,
Zürich, Switzerland

一缕秀发

YILÜ XIUFA

[捷克] 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 著
万世荣 译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.5 印张 76 千字
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56 - 8

定价: 20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包法利夫人就是我。

——福楼拜

傍晚七点以前那几分钟，是我喜爱的。那时，我用抹布和揉皱了的《民族政治报》擦拭玻璃灯罩，用火柴棒挑拨快要烧尽的灯芯，再次将黄铜盖子罩上。七点整，那美好的时刻开始了。啤酒厂的机器和向灯泡照亮的地方送电的发电机都要停止运行。发电机开始减速，电流跟着变弱，灯光也开始暗下去，白色的光渐渐变为粉红色，由粉红色变成灰色，洒在地板和纱幕上，钨丝在天花板上映出红色的弯曲的手指一样的乐谱音符。然后，我点燃灯芯，安上灯罩，拨弄黄色的火舌，安上有瓷玫瑰装饰的灯罩。我喜爱傍晚七点以前那几分钟。那时，我喜欢朝上看，那光线如同被宰杀的公鸡的血从灯泡中消失。我喜欢观看电流逐渐变成灰色的印记。我呆看着，直到城里的电流输送到啤酒厂，厂里所有的油灯，马棚的全部马灯，圆玻璃灯，带着圆灯芯的灯，一整天也未点燃，谁也不用再关心它是否亮着，因为这整个的仪式将由一个开关来代替，正如自来水龙头代替了漂亮的抽水机。我喜欢我那些燃着的灯。在它们的光亮

下，我把盘子和刀叉搬到桌面，摆上报纸或者书籍。我喜欢灯光照耀着的摆在桌布上的手，一双砍下的手，从它的皱纹上可看出那手的主人的性格。我喜欢能移动的小油灯，晚上我端着它迎接来访的人，照着他们的面孔，送他们离去。我喜欢照着我钩织窗帘和让我陷入沉思的灯，还有使劲吹灭油灯时发出的刺鼻味儿。这种味道令人遗憾地充满整个房间。为了耐心等待啤酒厂来电，我至少每周有一个晚上把灯点燃，倾听那黄光优美动听的啾啾声。这种光线投下的阴影，催人谨慎小心，沉思默想。

弗朗茨在办公室点燃了两盏带圆芯的圆鼓鼓的灯。两盏灯像两个看门的妇人不停地叽叽咕咕。它们在一张大桌子的边缘，像烟囱一样散发热气，以极好的胃口吞食着煤油。那些圆鼓鼓的绿色灯罩，几乎像是用直尺将光和影子切开，以致我透过窗口观察办公室时，弗朗茨总好像被剪成洒了硫酸的弗朗茨和被黑暗吞食的弗朗茨。黄铜色机件上，收缩的和伸出的灯芯，因水平式的螺丝而活动。黄铜色的小管，有巨大的吸力，使弗朗茨的灯盏消耗如此多的氧气，吸收周围的空气。当弗朗茨将香烟放在灯盏附近黄铜色蜂窝般的吸气口时，像带子一样的蓝色烟柱和香烟的喷雾便进入周围圆鼓鼓的灯的魔圈，被无情地吸去。玻璃灯罩的吸气口，吞食着火焰。那火焰如同腐烂的树桩发出绿光，映照在保护罩上。光线好像鬼火，像圣埃利雅什^①，像以紫色火焰降临的圣灵，游荡在圆芯的又粗又黄的

^① 以利亚（Eliás），基督教中的一位先知。

光线上。弗朗茨借着那些灯光，往啤酒展览记事簿上记下收入和支出，起草周报和月报，以便年终制定年度平衡表。那一页一页的记事簿，像上了浆的胸罩闪着光。弗朗茨翻开记事簿时，照耀着每个动作的两盏圆灯的光线变弱了，有熄灭的危险。小灯发出啾啾声，仿佛从睡梦中惊醒的两只飞禽，恶狠狠地伸长了脖子，对着天花板上将要沉没的呼吸急迫的小动物的影子。天花板上那半明半暗的影子中，我总看到大象扇动的耳朵，看到濒死者困难呼吸的胸膛，看到钉在发亮的木头上的两尊大恶魔，它们从玻璃罩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。那儿每盏灯的光亮都像耀眼的小玻璃镜子，闪亮的银币。银币似乎隐隐约约地在活动，表现出每盏灯的情绪。弗朗茨每翻一页，都一再地书写酒店主人的姓名。他拿的是3号活动圆珠笔，就像在古老的弥撒书和纪念文件上书写一样，每个开头的字母都大写，还用花边装饰，苍劲有力。我坐在办公室，从昏暗中看他那被糊满了石灰的双手时，总有一个印象：弗朗茨那些大写字母是按我的头发样子写出来的，是我的头发给了他灵感。他总是仔细观察我的头发。我的头发喷出火花。我从镜子里看到，晚上我在哪儿，我的头发和发型总是比一盏灯还要亮。弗朗茨用那活动圆珠笔写下开头的字母，然后拿起柔软的笔，根据印象，轮流蘸上绿色、蓝色和红色的墨水，在第一个字母周围，开始描绘我那耸起的波浪式头发，就像亭子附近的灌木丛一样。弗朗茨就这样用我头发浓密的网和苍劲的枝丫来装点顾客的姓名。

他疲惫不堪地从办公室回来，站在门框的阴影里。从翻起的白裤腿看得出，一整天来，他是多么精疲力竭。他的裤腿几乎卷到膝盖。整整一天，他肩上背负了多少操心事和屈辱啊。他总是显得矮了十厘米，可能还不止这些。我知道，最大的操心事就是我。从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起，就无形地背负着我，一个无形的但毕竟又是具体的背囊，一天比一天沉重。然后就是晚上，我们站在可以拉动的吊灯下。玻璃吊灯如同一把雨伞，在油灯滋滋作响的暴风雨般的光线下，我们站立着。我一只手搂抱着弗朗茨，一只手抚摸他的脖子。他闭着两眼，呼吸深沉。他平静了下来，抱着我的腰部，仿佛想跳交际舞。但是远不止这些。那是一种净化的沐浴。弗朗茨对着我的耳朵，悄悄地倾诉那天所发生的一切。而我则抚摸他，用每一个动作，抚平他的皱纹。接着，他抚弄我散乱的头发。每次我都将吊灯拉下一点儿。吊灯的线路上，挂着密密麻麻的用彩色珠子穿着的小管，还有叶片，在我们耳边叮叮当地响。它们像土耳其舞女腰间的金属片和装饰物。有时候，我觉得大型的活动吊灯就如同一顶玻璃礼帽，一直盖到我们的耳根。礼帽上挂着许多冰柱似的东西……我将弗朗茨脸上最后一道皱纹驱赶到他的头发或耳朵后面。他睁开眼睛，伸直身子，裤腿又高高卷起，他以疑惑的神情看了我一眼。我笑着点点头，他也笑了。随后，他垂下两眼，坐到桌旁。他鼓起勇气，注视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在他眼中，我有多么大的威力啊。我的两眼虎视眈眈地死盯

着他，像巨蟒盯着惊慌的燕雀。

今天晚上，昏暗的院子传来马的嘶鸣，随后响起了马蹄的嘚嘚声，链子和扣环的叮当声。弗朗茨直起腰杆听着。我拿起灯，走到过道把门打开。啤酒厂的马夫在外面喊道：“吓，埃德、卡列^①，吓，不要动！”那边，比利时骗马，胸前带着灯，从马圈里跑出来。它们返回时，已经疲劳不堪。卸了车，摆脱了轭头、带花边的套索和整套马具。它们运送了一整天的啤酒。大家都认为，被阉割的马，除了想到牧草，一桶秸秆和一盆燕麦，再也不会想到别的东西了。这两匹骗马，也许会一年四次突然记起它们的马驹年代，记起那还未发育充分的了不起的青春。它们当时已有了性腺，能冲动，会表示轻微的反抗。在阴暗的夜晚，当它们回到马棚的时候，会发出信号，人们说，这就是惊马，阉割的公马惊了，其实它们没有惊，只是它们没有忘记，一直到最后的时刻，它们作为动物，还能够走自由之路……现在，它们沿着佣工住房的水泥路飞奔，蹄下溅起了火花。骗马腹部的灯，疯狂地摆动，照亮了拖曳的缰绳。我探出身子，看到那一对比利时的肥壮的埃德和卡列，它们总共重数百公斤，拔腿跑起来。那动作不时有摔倒的危险。而一匹马摔倒，就意味着另一匹马也要倒下，因为它们是用共同的皮带、扣环和缰绳系在一起的。可它们奔驰的时候，似乎一直保持默契。它们同时受惊，却能够轮流领跑，相距不过几厘

① 马的名字。

米……而它们后面，是手持长鞭的马夫。他惊得发呆了，要是一匹马摔坏了腿，啤酒厂管理处会扣发他几年的……如果坏了两匹马，则会扣除他一生的……“喂，埃德、卡列，慢一点儿！”但是缰绳套着的马，迎着麦芽车间的穿堂风奔跑着。这时，马蹄声在烟囱和院子附近泥泞的路上沉寂下来了。它们放慢了步子，到佣工的小屋旁，又加快了。在过道小油灯照着的水泥窄道上，有棱形的小坑，那儿映出了拉长的小扣环的影子。每条链子，每个马掌，都迸发出小小的火花。两匹比利时马又开始跑起来。但它们不是跑，而是被扯得摔倒了。马的鼻孔冒着气，两眼睁得圆鼓鼓的，充满了恐惧。在办公室附近的拐角处，两匹马像滑稽故事一样滑倒了。但它们后腿还在踢，马掌闪出了火花。马夫吓呆了。弗朗茨跑回门口，我却站在门边祈祷，但愿马匹不出什么事。我很明白，它们的情况就是我的情况。埃德和卡列两匹马已经并排在一起，迎着麦芽作坊的过堂风，协调地慢跑。马蹄声在后院路旁浅浅的泥水中已不那么响了。突然，它们又发出信号，第三次飞奔起来。马夫往前一跃。当一匹马将缰绳拉直时，灯呈弧形飞了出来，撞在洗衣房上，碎了，而那撞击声让比利时马更来劲了。首先是一匹跟着一匹大声嘶鸣，接着，两匹马同时叫起来，奔向水泥人行道……我望着弗朗茨，好像是我，变成了一对比比利时马，那就是我的暴躁性格，一个月发疯一次。我还患有季节性渴望自由的病。我并不是一个被阉割的人，相反我很健康，有时过于健康……弗朗茨望着我。他看到了那一对受惊的比利时套马，看

到了扬起的浅色马鬃，还有被风吹得扬起的褐色身躯后又长又粗的马尾。那就是我呀，不是我，而是我的性格，是我在黑暗中惊飞起来的金色秀发，我那没有扎起来的飞舞的秀发……他推开我，双手叉着站在从过道射进来的一道光线之下。他伸开手，冲着马跳过去，口喊着依都都^①，吓！比利时马停步了，马蹄闪出了火花。弗朗茨飞跃一步，抓起缰绳，扯了一下，将它塞入动物的有白沫的嘴里。马静下来了。扣环和马具的带子掉落在地。马夫跑过来，拉起左边马的绳套……“管家先生……”马夫结结巴巴地说。“擦擦马嘴，牵到院里去……这一对马价值四万哪，马尔丁先生，您懂吗？”弗朗茨说。他像一名骑兵进入传达室的门。奥地利时代，他曾在骑兵中服役。假如我不跳开一步，他就会撞倒我，从我身上跨过去……黑暗中，一会儿传来挥动鞭子的声音。比利时马发出痛苦的叫声。随着叫骂声和抽打声，打在马腿上和呼啸在皮肤上的鞭子，让它们驯服了。

① 让马停步的口令。

但是，我的肖像仿佛也是四头小猪。啤酒厂的小猪，是用酒糟和土豆喂养的。夏天，甜菜熟了，我去采它的叶子，把叶子砍下来，加上酵母和陈啤酒，小猪吃了就睡上二十小时，一天长一公斤。我去给羊挤奶的时候，我那些小猪仔听到了，高兴得叫起来。因为它们不知道，我将它们中的两头卖出去做火腿，另两头留在家里宰杀。我挤完了羊奶，小猪们高兴得直哼。因为它们明白，我挤的奶，全都是用来喂它们的。崔茨瓦雷克先生刚刚看了一下小猪，马上就问，那些小猪有多重。他总是这么问。随后，将两头小猪抱起来，扔进屠宰用的小车里。上面拉开网罩着。他说：“那些坏家伙像我老伴年轻时一样，我给她第一次吻，她还反抗哩！”

我同小猪们告别说：“再见了，再见！我的小猪仔，人们将把你们做成美味的火腿啊！”

但是，小猪仔们并不期待这种荣耀，这我很清楚。但我们大家都必有一死，大自然是无情的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。所有

活着的東西，到時候就會死去，像斷了保險絲一樣，恐怖是會過去的。人一死，什麼感覺也沒有，什麼也不痛，恐怖也會像抽掉了燈芯。人生只是閃耀一剎那，不因為恐怖而懂得什麼。對於屠夫，我可沒有好運。第一個屠夫在豬內臟里給我放了那麼多姜，我不得不吃大量的甜食。第二個屠夫從一大早起，就猛喝酒，結果舉起錘子打悶小豬的時候，打到他自己的腳上了。我手拿刀站着，因為生氣，差點兒沒把他給宰了。只好用推車送他上醫院，另外找了個替手。第三個屠夫可帶來了他的發明：不用熱水燙，而是用漆來澆豬鬃。我則不給這個屠夫喝湯，而是將他扔進廁所。因為豬毛還留在皮里，散發出汽油味道。我們只好連湯水也倒進水溝里，要知道剩下的東西連豬也不嘗。

只有米茨利克先生才是適合我口味的屠夫。他要了用大理石板磨面做的餅和白咖啡，鍋里煮肉腸時，他才喝朗姆酒。他將所有用具包在一塊抹布里。屠夫一共帶了三條圍裙，一條用於宰殺和剔毛，第二條用在將雜碎倒在木板上，第三條圍裙呢，是干完了活用的。米茨利克先生也這麼教我，要我買一個大鍋備用。這個鍋只用來煮肉腸、血腸、雜碎和煉豬油。因為平底鍋煮的東西會變樣。而宰豬節，夫人，卻像神甫做彌撒，關鍵是血和肉。

我們烤制配肉腸和血腸吃的小麵包，準備好盆子。晚上烤麥粒，往盤里放充足的鹽、胡椒、姜和各種香料。從中午就沒有喂食的小豬，已經聞到屠夫圍裙的氣味。別的牲畜也是傷心

和沉默，像白杨的叶子似的抖动，其他的树都寂静无声。风暴远在喀尔巴阡山或阿尔卑斯山，可是白杨的叶子却在颤抖和摇晃，像我那明天要遭宰杀的猪一样。

猪总是由我从圈里赶出来。我不喜欢用绳子捆着小猪的嘴，何必让它们痛苦呢。我用哄骗的方法把它们引向屠夫：抚摸它们的小尾巴，然后摸它们的头和背部。米茨利克先生手持斧头从后面走过来，举起斧头死劲地一击，将猪击倒在地。为了保险，又朝猪开花的头部打两下。我将刀递给米茨利克先生。他将身子一蹲，用刀捅猪的咽喉，用刀尖探寻动脉，接着，血就涌出来了。我用缸子、盆子接着。我换容器的时候，米茨利克先生总是显得十分文静，用手掌堵住流出的血，过一会儿再放开。我用棍子搅动血液，不让它凝固，一会儿换一只手搅，或者两只手同时在冒气的美丽的血液中搅动。米茨利克先生同帮手马夫马马丁先生把猪抬到盆里，从大罐里往盆中倒开水。我也得卷起袖子，伸手搅拌正在冷却的血。已经凝聚的血片，我就扔给小鸡。我的手在渐渐冷却的血中，也感到凉上了胳膊，没有了力气。但我还在搅动，仿佛要与猪同归于尽，最后收拾完毕那凝聚的血。血渐渐地松软了，冷却了。我将手从盆里抽出来，而烫完了剃过毛的猪被慢慢地抬到小车里，送往敞开的小棚梁柱上。

被砍下的猪头和猪尾还摆在案板上。我刚好搬过来两块前腿肉。我跑过院子，头发散披在头巾下面，为的是不耽误一点儿时间，因为米茨利克先生已经把猪肠子掏出来了，并且吩咐

助手把肠子翻过来，洗干净。他自己则像盲人哈努什操纵自鸣钟^①那样，凭记忆拾掇猪的内脏。只要在什么地方割个口子，脾、肝和肚就出来，连肺和心脏也是如此。我摆好盆子，那一串漂亮的肺就流出来了，像色彩缤纷和形式多样的交响乐。再没有什么比那红得发亮的猪心更让我充满激情了。它圆鼓鼓的，如同一个橡皮球。没有什么比那深褐色的猪肝更令人亢奋了。它好像装饰着黄绿色的宝石，像暴风雨前的乌云，像温柔的小绵羊。还有那大肠上油腻腻的一长条猪油，黄得像点燃的蜡烛，像蜜蜂的窝。连那喉头，也像由蓝色和浅红色的小圈圈组成，如同彩色的吸尘器的管道。当我们将所有那些漂亮的东西倒在案板上时，米茨利克先生拿起刀子，擦磨了几下，割下一小块还热乎的肉，一小块肝，整个的肾和半个脾。我将装有煎洋葱的大盆摆好，将猪的内脏塞进烤箱。事先我已放好了盐和胡椒，好让中午就能吃上刚刚宰杀的碎肉。

我将收拾煮好的碎肉、前腿肉、猪头肉一块一块摆在案板上，米茨利克先生将骨头剔出来。肉凉了，我拣了一点儿猪尾和猪肺夹在指头上，不用面包，而是加上一片猪耳朵。弗朗茨走进了厨房，他从来不尝，也不能吃这些玩意儿，只是站在灶旁啃干面包，加上一点儿牛奶咖啡。他注视着我，为我感到难

① 传说中世纪布拉格古城广场古塔上的自鸣钟为工匠大师哈努师（Hanus）所制，精巧无比，每小时自动鸣钟报时，还能显示天文气象等，至今仍正常运行。当时布拉格市长等担心大师为其他城市制造类似的大钟，遂弄瞎了他的双眼。

为情。可是我吃得津津有味，直接抱着大杯喝啤酒。米茨利克先生笑了，他只是出于礼貌，才拿起一块肉，沉思片刻，就只喝了牛奶咖啡，尝了一点儿大理石样的圆面包。接着就卷起袖子，拿起刀来，几下有力的动作，一块一块的肉就变了形状。他用半月形的刀，使肉成了肉馅。米茨利克先生伸出手掌，我往他手上撒炒过的胡椒。他是唯一一位要我往作料上加开水的屠夫。正如他讲的，我非常具体地了解到，那些香料将更好地弥散，味道更加柔和。然后，他加上浸湿了的小甜面包，再一次将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，用宽大的手掌和手指搅拌，用手捏馅儿，抠出一点儿尝一尝，望望天花板。这个时刻，他像诗人一样美，望着天花板，有点儿喜不自禁。他重复说：要有胡椒、盐、姜、香料、小面包、蒜头。当他快速念完他那一套屠宰经之后，把手伸到馅里，要我也尝一尝。我用指头抠了一点儿，放进嘴里品一品，也望着天花板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也有点儿欣喜若狂了。舌尖上领略着所有香味的精华，然后点点头。作为女主人，我赞同这样的调味，一点儿也不反对开始制作泥肠。米茨利克先生拿起割断的肠子，一端用扦子穿起来，右手的两指撑着洞孔，另一只手进行挤压。漂亮的血泥肠就从他手掌里出来了。我拿起肠子，用木扦穿着。我们就这样干活，干得肉馅不断减少，各个盆里的血肠相应地增加。

“马尔丁先生，您又在哪儿晃荡？”米茨利克先生不时地嚷道。马夫马尔丁先生经常、几乎整整一生，只要有点儿空闲，就站在马棚、畜圈里，在过道的车后面，拿出小小的圆镜